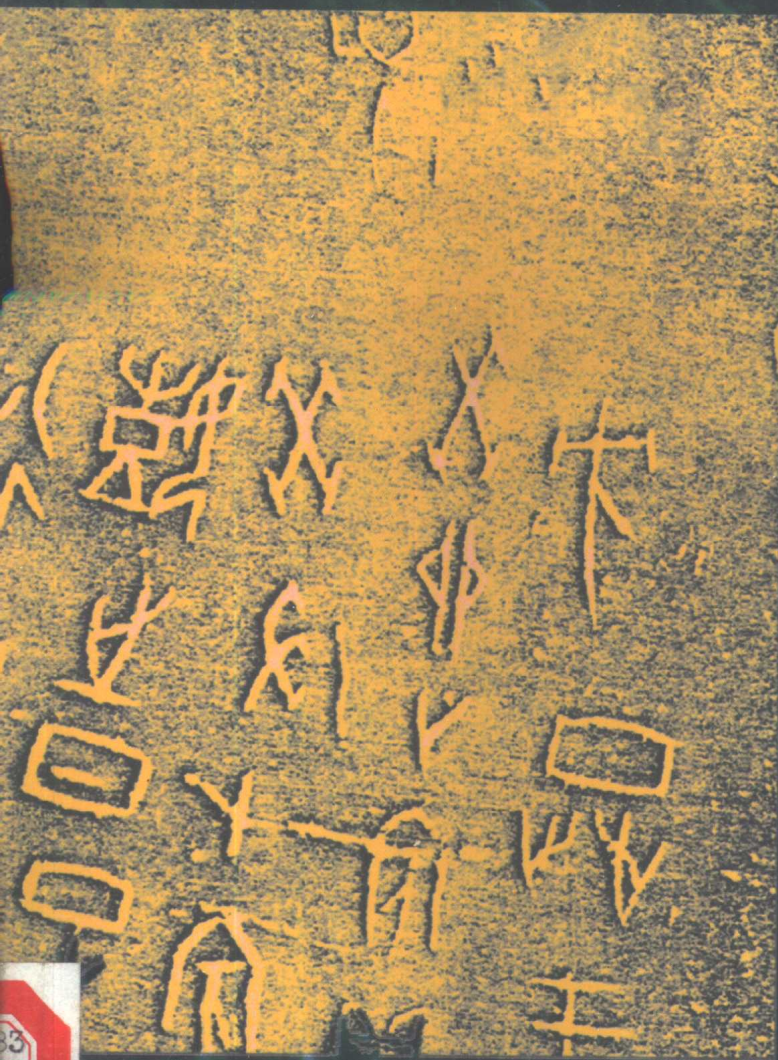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编辑组 编

主 编 张永山 副主编 胡振宇

胡厚宣先生 纪念文集



科学出版社

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编辑组 编

主 编 张永山

副主编 胡振宇

科学出版社

1998

内 容 简 介

当代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是一位在甲骨学与殷商史、考古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被国际学坛誉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本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为纪念胡先生逝世编辑的纪念性文集，共收有论文 38 篇，分作悼念文章和学术论著两部分。

悼念文章作者均以亲身经历之身份，叙述了胡先生早年殷墟考古、中年教书育人及晚年研究工作的历程。学术论著包括有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简等古文字的释读、分期、缀合以及涉及的历史事实等问题，另有关于古典时代、古代地理、考古学及古代制度的论文数篇，最后有胡先生的著述选目。

本集可供从事古文字、古代史及考古学的研究者参考及文学类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张永山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ISBN 7-03-006430-5

I. 胡… II. 张… III. 胡厚宣-纪念文集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755 号

1998. 12. 31
考古书店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2 3/4 插页: 1

印数: 1—1000 字数: 528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前 言

胡厚宣先生乃当代甲骨学家、殷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及考古学家，又为本中心创办人兼首任主任。先生的逝世乃国家的一大损失，先生对于国家及学术事业最大的贡献，乃毕生尽力于甲骨学与殷商历史的研究工作。

本中心为纪念胡厚宣先生之逝世，拟出版《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以张永山、彭邦炯、胡振宇三位为中心编辑委员，并于1995年10月10日发出征稿信函，邀请学界先进及先生生前友好、弟子门人，撰述鸿文，共申悼念。蒙诸先进及先生好友故旧不吝珠玑，佳篇褒句璆琳巨构，30余篇先后飞来，其中作者计有：

石璋如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日知先生（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
饶宗颐先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史念海先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雷焕章先生（台北利氏学社）
刘敦愿先生（山东大学历史系）
姚孝遂先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吴浩坤先生（复旦大学文博学院）
裘锡圭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世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仲孚先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高嶋谦一先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
许进雄先生（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
王恩田先生（山东省博物馆）
刘雨先生（故宫博物院）
陈戍国先生（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范毓周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
张桂光先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林小安先生（中国文物研究所）
方述鑫先生（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
黄锡全先生（中国钱币博物馆）
朱歧祥先生（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
郭小武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吴振武先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刘钊先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陈伟武先生（中山大学古籍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本中心同仁计有：李学勤、何疾足、张永山、彭邦炯、

目 录

前言

一世学术，一代宗师——纪念胡厚宣先生	本书编辑组 (1)
胡厚宣先生与侯家庄 1004 大墓发掘	石璋如 (13)
敬爱的厚宣师，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吴浩坤 (17)
绛帐春风遗爱深——怀念厚宣师	范毓周 (21)
殷商史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悼念胡厚宣先生	王仲孚 (23)
说河宗	饶宗颐 (28)
殷卜辞所见星象与参商、龙虎、二十八宿诸问题	饶宗颐 (32)
论《骨的文化》的一件刻字小雕骨	李学勤 (45)
殷卜辞中高祖王亥史迹寻绎	罗 琨 (48)
有关甲骨文的时代区分和笔迹	高嶋谦一 (64)
试论何组卜辞的时代与分期	范毓周 (87)
说羌——评估甲骨文的羌是夏遗民说	朱歧祥 (96)
周祭卜骨缀合一例	许进雄 (101)
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	王恩田 (104)
南庚迁奄考	曲英杰 (117)
殷墟卜辞和《周易》中的儒	方述鑫 (125)
卜辞“师惟律用”新解	刘 钊 (140)
卜辞“至”日缕析	罗 琨 (144)
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	姚孝遂 (158)
殷契转注刍议	林小安 (165)
说“戠”、“𠂔”、“𠂔”	雷焕章 (168)
甲骨文字缺刻例再研究——关于甲骨文书法的新探索	彭邦炯 (175)
商周文字与文化二考	郭小武 (191)
燕国玺印中的“身”字	吴振武 (196)
古币三辨	黄锡全 (200)
睡虎地秦简核诂	陈伟武 (204)
古文字考释十四则	张桂光 (213)
西周粮田考	袁锡圭 (221)
西周金文中的军事	刘 雨 (228)
就《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浅议甲骨文的释文诸问题	何疾足 (252)
读《殷契粹编》札记	张永山 (267)
《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	王世民 (284)
河北大学文物室所藏甲骨	河北大学历史系 (290)

河北大学文物室所藏甲骨释文	李学勤 罗 琨	(308)
中国古典时代“仁”为君德思想发展的各阶段	日 知	(316)
西安附近秦岭山上森林的变化	史念海	(327)
贝塚、贝丘与贝壳堤	刘敦愿	(335)
隋朝的祭礼与军礼	陈戍国	(340)
胡厚宣先生著作选目	胡振宇	(348)

一世学术，一代宗师

——纪念胡厚宣先生

本书编辑组

人的一生，如能尽其心志，不懈追求，功在当世，德绍后代，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受人爱戴的人。

厚宣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这片沃土上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了60多个春秋，不断创造出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而给后人留下良多珍贵的文化财富。他把毕生献给了学术事业，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敬仰。他是我国著名考古、历史和古文字学家，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从40年代起即饮誉海内外历史考古学界，被尊称为“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

1995年4月16日，先生长逝。自先生逝世以来，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着对这位著名学者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今谨把此文作为一只小小花环，敬献于先生灵前。

—

先生于1911年12月20日出生在河北省望都县大王庄一个生活比较清苦的教师之家。从六岁起，先后就读于乡村国民小学、保定第二模范小学，未入私塾。他自幼天资颖慧，读书刻苦，成绩总是很好。再加上人长得俊秀，举止落落大方，因而在乡村、在学校都经常受到赞扬，夸他是才学兼优的楷模。当时正值“五四”前后，一切都处在变革之中，而白话文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影响波及各地小学。这样，先生在少年时代不但具有了浓厚的古文底子，而且练就出一手漂亮的白话文功夫。

1924年小学毕业后，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颇有名气的保定培德中学，并幸运地遇上了文史学者缪钺老师。缪师当时青春勃发，才华横溢，讲习方式不拘一格，基于《尔雅》、《说文》，及于经史百家，上通下贯，精义纷呈。先生本来就十分喜爱祖国传统文化，此时如饮甘露，如沐春风，学业日有进境。先生的笃志好学与优异成绩，反过来又深深感动着缪师，缪师为有这样出类拔萃的高足而自豪，于是赠言：

鹤鸣九皋，不同凡响。

又赠诗云：

胡生诚秀出，卓尔凤凰群。
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
荷衣须自洁，葺俗岂相闻。
马帐多高足，传经还望君。

诗的末句借用汉代著名学者马融、郑玄之间的师生情谊和巨大成就以为譬况，足见他对先生才学的器重。

由于缪师的特别关怀，更由于自己加倍奋勉，先生在中学四年的八个学期中，科科考试名列第一。学校为表彰先进，破例拨下专项资金，以供他大学六年的学费之用。

1928年，也就是中研院成立之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20岁时顺利升入史学系。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的院长是胡适，史学系雅士云集，阵容强大。除了陈垣、马衡、孟森、唐兰、钱穆、顾颉刚、蒙文通、陈受颐、姚从吾等名师之外，中研院史语所前来兼课的尚有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徐中舒等专家。先生配合着课程讲座，同时研读了清人大量的朴学论著及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名家名作，可谓畅游史海，幸甚至哉，为此后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专心可以致志，精种乃有丰年。这是名家之所以能够成名的必由之路，也是先生奋勉以赴的追求目标。在北大预科时，他就和许维遹、李曾笃等同学合组“礼社”，本科时又和同学杨向奎、高去寻、张政烺、王树民、孙以悌等合组“潜社”。“潜社”办了两期《史学论丛》，颇得好评。先生在刊物上发表初作《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文章写得非常扎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严格的学术训练，突出的学习成绩，使他赢得了“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所颁每年280元的高额奖学金。当时傅斯年以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之职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又提倡“拔尖主义”，所以在他看来，先生正是亟需的史学人才。1934年北大毕业，先生如愿以偿，进入仰慕已久的中研院史语所，分在考古组工作。

二

当时考古组主任是李济，组内研究员有董作宾、梁思永等，徐中舒本是历史组的研究员，也经常应邀前来协助工作，工作的重点是殷墟发掘及甲骨文整理研究。大家知道，我国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建立，是以二三十年代的殷墟科学发掘为典型标志的，而先生有幸以青年学者的身份亲自参加了这项具有不朽历史意义和广泛学术影响的宏伟事业。从此，他与这项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倾注了全部的青春热情，为之付出了长达六十余载的汗水心血，废寝忘食，任劳任怨，怀抱着自立自强的坚定信念，担负起一个中华学人的崇高责任。

从1934年到1935年，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区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工作由梁思永主持，参加的年轻人有号称“十兄弟”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懋等人。共揭开大墓十座，小墓千余座。出土丰富，成绩辉煌，引起极大轰动。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曾专程赶来参观，国内也为此拍有电影。先生从事的1004号“亚”字形大墓的发掘，占地约320平米，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墓道，肯定是座王陵，可惜已被严重盗挖。所幸的是，在南墓道中还是发现了精美绝伦的希世之宝，一对分别铸有“牛”、“鹿”铭文的巨型青铜方鼎，鼎重各达七百余斤。另外还出土有三个一组的玉簪，成层的戈、矛、头盔等。

顺便说一下，先生在50年代中期出版有专著《殷墟发掘》一书，对历次殷墟科学发掘的时间、地点、参加者、出土品以及有关的整理研究工作都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评价，其中提供的宝贵资料和提出的独到见解，多为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大教材

《商周考古》及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甲骨学与殷商史著作所广泛采用。由于两岸分隔等历史原因,先生此书可以说是填补了一大空白。

1935年先生回南京继续研究甲骨,协助董作宾编纂《殷墟文字甲编》,撰写“殷墟文字甲编释文”。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出土整坑甲骨,运抵南京,由董作宾指导,先生带领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进行清理。一共获得甲骨17096片,数量居历次发掘之冠,史料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先生写有《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殷墟127坑甲骨的发现和特点》等论文。这期间还发表了《甲骨文材料之统计》、《论殷代的记事文字》、《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等,与董作宾合编《甲骨年表》,翻译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抗战初期,先生随机关经长沙、桂林、柳州、南宁、昆明等地,辗转南迁,旅途倥偬,陆续发表有《卜辞下乙说》、《释牢》、《卜辞杂例》、《释兹用兹御》、《卜辞同文例》、《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等数十万字的重要论文,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些论文部分收入先生后来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其学术价值后文再集中介绍。

三

1939年,顾颉刚初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特邀先生和钱穆前往任研究员,1940年先生告别并离开了工作近7年的史语所。在齐大,先生除任研究员外,还曾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中国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在研究所为研究生讲授甲骨学,在大学中讲授商周史、考古学通论等课程。作为学校倚重的年轻专家,他的最主要工作仍是从事学术研究。前后7年间,他生活是紧张的,工作是高效的,平均每年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字数都在10万左右,其中包括堪称博大精深的鸿文巨著——《甲骨学商史论丛》。

《论丛》属专题论文集,自1944年到1946年间凡出四集九册,收入旧作或新撰论文30余篇,在考古、释字、文例、地理、帝王、礼制、宗教、历法、医学、断代、辨伪等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尤其是像宗法制度、高媒求生、重男轻女、帝王世系、四方风名、记事刻辞、卜龟来源、农业生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关键问题的提出和探索,实为新的研究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树起一座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对此,还有先生《论丛》之外的其他一些论著,这里不妨略予摘要举例。

卜辞自有文例,失之则窒碍难通,得之则涣然冰释。厚宣先生对于卜辞文例的研究,无疑是用功最勤、收获最多的一家。他的有关论文如:《论殷代的记事文字》(1937)、《卜辞杂例》(1939)、《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1944)、《卜辞同文例》(1947)、《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1948)。其中一、三、五各篇均关乎甲骨文中的记事刻辞。记事刻辞概念的提出,纠正了此前人们普遍存在的、凡是甲骨文便都属卜辞的片面认识,连带解决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这是甲骨学史上的大事件,所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曾专节予以介绍。《卜辞同文例》也是一篇著名论文,是使甲骨文资料由零散到系统这一必然学术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建树之一。《甲骨文合集》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同文例的理论完整地运用到了书中。

有关卜辞中殷商帝王、帝王世系的研究,实自王国维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

王考》及《续考》始；此二文的问世，标志着商史研究步入了科学轨道，此二文的持论，学林同宗。然而，王氏二文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过后，人们发现再续出一说已难乎其难，至续出一说且成为定论者，几十年来也不过三两家。厚宣先生的《卜辞下乙说》（1940）便居其一。文中“不特证下乙当为人名，且考知下乙当为祖乙，在殷先祖中，实占一极其重要之地位。可破近人以下乙为地名之非。”

关于殷商礼制的研究，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等名作问世。厚宣先生也有两篇名作——《殷代封建制度考》（1944）、《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1944），其所揭示的内容，实勘与王氏二文相媲美，而所立论则可谓后出转精。缪钺先生说：此二文“说明封建宗法之制，殷时已有之，非周人所创。能补正王静安《殷周制度论》之疏误，持论尤为精湛。”“观堂所未明，于兹得真释。”按，厚宣先生后一文约三万字，论及一妻与多妻、家族与宗法、求生与产神、分娩与嘉否、子名与子子、大子与小王、子女与子孙诸题，题题有新意，若贯通一体，则即殷商婚姻、家族、宗法、生育种种制度的断代全史，故一向受到史家好评。甚至可以这样说，该文在诸多方面类似于摩尔根《古代社会》。

厚宣先生于1943年所作《殷人疾病考》一文，是我国古代医学研究史上公认的重要文献。该文根据甲骨文考证出殷人疾病凡16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此种发现，不啻为史林快事！杨树达先生马上就写了《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予以介绍，而有关的研究文章更是迄今未绝。

厚宣先生《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1944）一文可谓包罗弘富、令人耳目一新。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曾认为“在以石为耕器的殷代的农业当然还不甚发达”，而厚宣先生则从殷代农业的环境、区域、管理、技术、产品、礼俗诸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说：“农业者，乃殷代之主要产业。殷代之农业，已极为进步发达。论者以殷代为田猎游牧或原始之雏形农业社会者殊非也。”这一观点显然要比郭说更接近历史事实，所以郭老后来在他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已改从厚宣先生的说法。

厚宣先生是从事殷商宗教研究成果最多、成就最大的一家。他的《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1941）、《殷代之天神崇拜》（1944）、《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1956）三篇论文，既可以补足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发展》一文之所略，又有许多重要内容为陈梦家《综述》“宗教”一章所吸收。他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1941）、《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证》（1942、与丁声树合作）、《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1956）发现了武丁大骨：“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武丁时求年于四方龟版：“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求年；帝于南方曰夹，风曰微，求年；帝于西方曰彝，风曰韦，求年；帝于北方曰宛，风曰役，求年。”《山海经》：东方曰析，来风曰俊。南方曰因，来风曰民。西方曰夷，来风曰韦……《尚书·尧典》：厥民析，鸟兽孳尾（东）。厥民因，鸟兽希革（南）……这确实堪称为地下文献与地上文献相互发明、且以地下文献为主的“二重证据法”应用的佳例。此文问世后即引起了极大反响，杨树达、陈梦家、丁省吾、严一萍诸先生续有论文发表。

先生在《论丛·自序》中曾说：

念研治甲骨，倘欲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则所见材料必多。于是乃发奋搜集所有国内外公私已否著录之材料，先作一总括之研究。

余治卜辞，期能综合归纳，分析疏通。著笔之前，必将有关材料，网致无遗，悉参于前人之说，通其辞例，考其字源，验以金文，证以小篆，然后旁印之史乘旧说，固不敢妄比时贤，盖自求能免穿凿附会而已耳。

可以说，正因为有这么严谨扎实的学风，《论丛》才能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

四

几十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论丛》做出过崇高评价。现在重温这些评价，可以想见其当年的不同凡响。

顾颉刚为《论丛》题诗云：

忽地黄昏起异军，凤雏才调信超群。

一声裂帛惊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徐中舒为《论丛》作序云：

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丰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实为甲骨学划时期之学者焉。若夫网罗放失、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茫，此则厚宣今兹所努力以赴者也。

日本爱知大学内藤戊申教授评价说：

《论丛》不是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殷代史的主要方面，确可称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于此书，一举而确定了胡氏在甲骨学界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先生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

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评《论丛》和作者说：

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是继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后，又一划时代的著作。

甲骨学自孙诒让以其渊博学识，创筌路蓝缕之功。罗王郭董，建其规模。如今罗王已故，董郭两氏在研究中亦有困难很多的情况下，胡氏在甲骨学界已处于这一学科第一人之地位。所谓“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并非溢美之辞，犹如徐中舒氏以王董胡三人为甲骨学的正统一样。

这些赞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特别向教育部举荐，经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核定，《论丛》荣获科学发明奖。另外，《论丛》后由上海书店编入《民国丛书》，在港、台也续有翻印本问世，足见其价值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久远。

《论丛》初印若干年后，许多人还在为多方购求不得而引为憾事。著名文学史专家傅东华有信给先生称：夙佩鸿文，识荆恨晚！曩闻有甲骨学商史篇之大作，尝托来薰阁多方购求，阅时年余，竟不可得。近晤同乡金子敦先生，承惠假一部，乃得穷三日之力为首尾拜读一通，觉所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滋味，昔于高邮王氏父子书中偶一尝之者，今于大著竟得饱餐而饕餮；以钩沉索隐之考古论文而克臻如此境界，洵乎叹观止矣！

五

其实，令人叹观止的，不仅是先生的研究，还有先生的著录。在甲骨学史上，著录丰富，收获綦多，方法科学，用力最勤者，莫若先生。40年代中，他有《甲骨六录》、《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出版；50年代初中期，他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出版，50年代末以来在总编《甲骨文合集》的同时，1988年还出版有《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屈指算来，他的著录历经半个世纪不懈的努力，而他独自刊布的甲骨片数也已达15000以上，约占存世15万片甲骨的十分之一。这个数目，比素以著录丰富闻名的罗振玉、明义士等人所发表者还要超出两倍，较之由大规模科学发掘所得而由董作宾等编纂的《殷墟文字》著录的总数也要多。

先生所著录的甲骨卜辞中，包含有许多罕见的原始史料。如关于焚廩斗争、农作施肥、王命协田、妇好事迹、生子为嘉、商族图腾、四方风名、月食、文字画、人头骨刻辞、同文卜辞、刻兆、朱书、涂朱涂墨以及最大的牛胛骨、最长的刻辞等等。先生对于这些内容的披露和研究，大大推动了甲骨学事业和整个殷商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先生《宁沪》一书，首创依王世分期、依事项分类相结合的著录形式，一改其前仅作分类、甚至不予分类而杂乱排比的旧有面貌，向科学方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自此以后，海内外大型的甲骨著录书大都继承了先分期、再分类的思想，足见“《宁沪》体例”的巨大影响力。

甲骨学是世界性的热门学问，而先生可说是世界上最熟悉甲骨文资料的人。他谈起甲骨文如数家珍，对甲骨的著录细大不捐。早在40年代他就说到自己的追求：

十年以来，凡已出版之书，必设法购置；其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辗转设法，借拓钩摹。国内国外公私所藏，虽一片不遗，虽千金莫措。

先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杨树达为《京津集》作序说：

甲骨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故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君所著又有《商史论丛》诸编，治甲骨者莫不人手一编矣。顾君不以此自足，念甲骨之为物，质脆易破，未能久存，不亟搜讨，容可散失。于倭寇战败请降后，奔走南北，遍搜甲片，御风乘传，席不暇温。私家之藏，婉辞以请；市肆所列，重金以求。亦既成《宁沪》《南北》两集矣，兹复成《京津集》，将付书坊，公之于世。忆甲骨初出，罗叔言编印《殷墟书契》前后续编及《菁华》，其传布之勤，士类莫不称之。今君既擅静安考释之美，又兼叔言播布之勤，以一人之身，殆欲并两家之盛业，何其伟也！抑罗氏诸书，编次凌杂，散无友纪，而君则分时代，别门类，条理井然，于学者尤便。此又突过罗君，后来居上者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生与袁同礼同机来到北平，在平津一带搜讨甲骨，前后40余日，所得数千片，拓摹万余片。应北图之请，所得甲骨实物悉数转让。次年，先生返回成都，把齐鲁大学送归济南本部，继则游历南京、上海一带探访甲骨，凡得千有余片。应

潘光旦、陈梦家之请，实物转让清华大学图书馆新立的文物馆。能够在祖国珍贵文物面临流失损毁的关头设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公之于世，正是功德无量，足见高风亮节。其辛劳，诚如杨树达所说，“御风乘传，席不暇温”；其成就，则有《宁沪》、《南北》、《京津》、《续存》等集永载史册。

六

1947年，应周谷城先生之邀，先生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开过史科学、考古学、先秦史、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等课。陈子展原与先生交谊甚好，曾赞扬“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此时他任复旦中文系主任，因邀先生到中文系讲授文字学、古文字学、甲骨学等课程。又应孙人和之邀，先生还曾在暨南大学历史系兼过一年的课。

从1947年到1956年，复旦10年，先生除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挤出时间编辑出版了前述四部重要的著录书，还撰写发表了《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四部专著，从各个方面对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做出及时的科学总结。

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一、二所，一所所长由郭沫若院长兼，副所长是尹达。因需人才，他们曾调先生来京，而为高教部和复旦大学婉拒。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12年远景规划。在上海的规划分会上，先生提出编纂《甲骨文合集》的构想，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采纳，列为史料整理重点项目。1956年8月，高教部杨秀峰部长通知复旦，说周总理专门写了条子，要调先生到北京。这样，复旦才终于放了人。胡夫人桂琼英、研究生裘锡圭随调科学院历史一所。

先生到所后任先秦史组组长，后改为先秦史研究室，任室主任。《甲骨文合集》编委会成立后，郭沫若院长任主任，先生任编辑组组长。组内新分来十多位大学毕业生，随先生边干边学。经过数年十分艰难的活动，首先把国内外百余处公私藏家未经著录的20余万甲骨拓片设法采集起来，然后跟百余种业已出版的著录书文进行严格比勘，去重、拼合、复拓、换片、选优、聚群、分期、归类，经系统整理再行编辑出书。此一过程因“四清”、“文革”中断约10年之久。

“文革”后，经郭院长和先生的多方活动，《合集》工作得以恢复，即由郭院长任主编，先生任总编辑。《合集》于1978年付印，1983年初印完，共13巨册，收甲骨四万余片，甲骨文著录材料支离破碎的严重局面从此宣告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胡乔木院长在人大大会堂全院研究人员会议上讲话，作为典型事例对《合集》工作提出表彰。院报1980年7月第五十二期专门介绍《合集》，特别注明要报送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务院，人大和中央军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俟《合集》印毕，随即给予书面祝贺和物质奖励，小组组长李一氓一再强调：

这部被誉为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集大成巨著的完成，与胡厚宣先生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是他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祖国南北各地搜访甲骨文工作的继续。……实际工作是胡厚宣先生完成的。

这部书是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最大的文化上成就之一。应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

的。先生为《合集》的出版花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才换来如此大的收获。对此，先生则想得更远一些，他说：

在我们编辑《甲骨文合集》过程中，我一向主张通过这一大型工作，要尽量多出一些成果和人才，要求研究室内参加工作的同志边干边学，充分占有资料，深入研究问题，把史料的整理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正是由于先生和大家的辛勤努力，《合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

1987年10月，《合集》荣获中国人民大学所设首届吴玉章奖金的历史学特等奖；

1992年3月，《合集》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的国家秘籍特别奖第一名；

1993年12月，《合集》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3年12月，《合集》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1994年1月，《合集》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日本学者白川静教授为《合集》出版赠诗给先生称：

合集书成蔚似林，遗珠十万彩华新。

四堂渐没金声已，犹听丁当是玉振。

《合集》正是这么一部继往开来的传世之作，先生正是这么一位承前启后的优秀学者。

七

先生来院后的近四十年间，除了总编《合集》外，还撰写了大量学术论著，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从事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活动。

这些论著包括：《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殷代农作施肥说补正》、《再论殷代农作施肥问题》、《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殷代的刑罚》、《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甲骨文蒙字说》、《卜辞“日月又食”说》、《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等数十种，其中不乏传世之作。总计先生解放前后发表的论著，约有二百种之多。

先生的《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一文，深入探讨了殷人的宗教行为，使奴隶社会的残酷性暴露无遗，比起理论阐述来，说服力要强得多。北大教材《商周考古》“人殉与人祭”一节就较多地吸收了先生的成果。

先生的《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两篇论文，揭示出王亥之“亥”字头上的“鸟”图腾即《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玄鸟，成为自王国维发现王亥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从而为殷商宗教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二重证据法”应用的典型范例。

《殷代农作施肥说补正》、《再论殷代农作施肥问题》，补充自己以前所作《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殷代农作施肥说》之所缺，内容扎实，见解独到，进一步论证了殷代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成为农史学界广泛引用的名篇。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如果把先生后期发表的论文辑录起来，正可以构成《甲骨学

商史论丛》的续篇。

先生生前还主编有《甲骨探史录》、《甲骨文与殷商史》、《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墟博物苑苑刊》等刊物、论集，这些表明，先生为提高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进行了不懈努力。

先生曾先后在中研院史语所、成都齐鲁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任专职，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郑州大学任兼职，具有十分丰富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是甲骨学界的泰斗，德高望重的师长。人们评价说：“他像辛勤的园丁，培育出千百朵史学之花，堪称桃李满天下。”“如果说一二十年前我国甲骨学界曾出现过严重的后继乏人现象，而历史所这一甲骨学殷商史学术园地里却人才辈出，那是与厚宣先生的苦心培养分不开的。”

《合集》编辑组已于1992年年底改为中国社科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先生担任主任一职。先生还担任有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博士生导师等职，曾担任过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楚文化学会名誉会长。还曾先后十次出访，到过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进行广泛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交流。他还是德国“东亚文明”编辑部顾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人文科学研究所领导成员。

八

1991年，逢先生八十华诞，他早年的老师、著名学者缪钺专门发来贺词说：

余与厚宣弟相识六十余年矣。当厚宣十余岁肄业培德中学时，天资岐嶷，勤勉精进，余决其必成伟器，故赠诗有“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之句。其后数十年中，世路崎岖，沧桑多变，而厚宣以坚韧不拔之操，致力于甲骨文商史钻研之业，所撰专著论文以及资料之搜集，董理考订，补前修之未密，启后学以新途，广博渊深，蜚声国际，为士林所推重。光阴易迁，境缘无实，余今年垂九十，而厚宣亦庆八秩华诞。白头师弟，千里相思，聊赋芜辞，以志祝贺——

师弟情亲六十年，江山相望各华颠。

舟航已历风波险，论著真如日月悬。

锦里秋光宜隐逸，神京灵物正清研。

一觞遥祝期颐寿，更喜高名万古传。

当时先生表示，他将视赞誉为鞭策，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一如既往地工作和学习，不负于师友，无愧于后生，努力使祖国优秀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然而不幸的是，短短四年之后，厚宣先生，一代大师，溘然长逝于北京。

先生之丧，各界人士致送挽联、挽幛数十余幅，另中西文悼唁函电百余封。挽联、唁电，择尤附录于后，余不备载。

中华书局挽：“足迹遍寰中，苦心独寻甲骨秘；文名扬海外，学林共悼老宿翁。”

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挽：“老氏尊一，甲骨学林称独步；孔门海众，桃李杏坛继清芬。”

台湾原子能委员会核能研究所所长夏德钰暨全体同仁挽：“德业长昭”。

姜亮夫、龚延明挽：“东西学林皆缘卜辞识泰斗；中外史册均籍《合集》忆先生。”

罗继祖挽：“据逸搜残合集告成斯文不坠，征礼考献四堂而后功在我公。”

饶宗颐挽：“集龟策十万片于一身誓导川而归海；究殷事六百祀之余蕴尚有待乎传人。”

萧艾挽：“数平生金石友人，只今余几？论当代甲骨文字，举世无双。”

吴珣挽：“厚植功力，考书契说彝铭，商周古史振华夏；宣导文化，谈道德著文章，一代人师宇内仰。”

陈戍国挽：“巨星陨落，痛失恩师；人皆伤感，我何以堪。”

范毓周挽：“问学感当年垂谒玄亭空洒泪，传灯愧不才遥瞻绛帐倍伤心。”

季旭昇挽：“上天不吊宣公去止；中土之崇学士同念。”（集契文）

吴振武挽：“风教长存”。（集契文）

范正红挽：“融四堂于一炉集甲骨之大成当今宗师驾鹤西去惜别难状；谙三代如履历史商王同耆普千古风范标典未来痛失珍缘。”

白川静：“先生生前曾两次来日，亦是我畏友。先生于学术上宏大广博，勒成一家，先生去世乃中国学术界之重大损失。”

耿鉴庭：“扬州解放之初，成立文物保管会，同时希望收藏家将私藏文物展览，于是，展览很多东西，甲骨就有数十片，为方姓收藏，其头尾完全的仅有余收藏之两方，为新闻记者所知，加以报道，胡君曾由沪来扬参观，余特邀其往富春小聚，概在四十年以前事。不久均调往北京过从甚密，今见讣告，竟不知涕泗何从也。”

史念海：“厚宣先生平生治学，谨严朴实，不囿于前人成说，时出新意。早岁即以全力贯注商史及甲骨文的研究，是正文字，确定音义，更进而探索殷人治国经历，兼及其时社会变化，于农事生产更寻根究底，独辟蹊径。又广为搜罗散见各方的甲骨文字，汇集成编，发扬旧孽，便利后学，功在当世，名垂千秋。不意遽归道山，为学术界巨大损失！”

管燮初：“甲骨学权威，学如烟海，江海奔流，万壑争归。先生谢世，顿失师宗，悲哉！敬书，以托哀思。”

伊藤道治：“四十多年前我开始甲骨文的研究，在先生著作的引导下，发展至今。我从未能亲耳聆听先生的讲课，但在以后的时光里，我曾在学会获得了直接接受先生指导的机会，我强烈地意识到先生即是我的老师。另外先生第二次来日时，在天理或神户共同渡过的日日夜夜，使我终生难忘。先生的业绩是各位研究者众所周知的，有时先生仅仅是光领会场，便使得会场充满紧张感，其威望不言而喻。令人悲痛的是，而今我们不可能再有这种‘紧张感’了，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沿着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我们的义务，在先生的灵前，我们宣誓，一定要继续努力。”

张光直：“世界甲骨学失其泰斗，中国上古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先生一生著作已使他在学术殿堂中占了一席不朽地位。尚此吊唁，尚祈节哀。”

庄锡昌、吴浩坤、潘悠、徐连达、王文楚、黄瑞章：“回想先生在复旦执教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将永铭心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是甲骨学商史研究的一代宗师，道德文章素为国内外学人所仰慕，而今溘然长逝，使我们失去

一位最受尊敬的导师，同时也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夏渌：“老师一代宗师硕儒，道德、文章光耀中外，流芳百世，堪称不朽。想当年业师容老引见拜谒吾师时介绍：‘这是真正的专家。’实为出自肺腑的公允评论。”

蓝野：“先生道德学术，举世共仰。四堂之后，巍然崛起，唯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胸怀大公，示人以宝，作育俊彦，嘉惠学林。亲炙私淑，能不感荷永念，今先生倏而长眠，请益无望，遗恨何可胜言！”

张培瑜：“二十多年来多次求教，先生不嫌浅陋，总是悉心教导，使我治学做人，受益良多，如今先生仙逝，我失去一位良师，再不能聆听教诲，思念至此，益感悲恸。”

王仲孚：“深信胡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必能长留人间，永为后学景仰。”

徐汉昌：“惊闻胡老病逝，此真中国学界之大损失，然胡老一生为人治学贡献俱在，永为后辈楷模，弟有幸能邀胡老来校演讲，亲炙贤人风范，实令人难忘。胡老已逝，吾人正当踵武继起，而先生之责任尤重，尚请节哀，整理胡老遗稿则学界犹得明灯，凡此有赖于先生。”

张光裕：“惊闻厚宣先生仙逝消息，哀悼无已。方期盛德，胡天不佑？怅望高风，倍感神伤。缘以客居香江，未能北上吊唁，谨此遥致哀思。”

王宜训：“胡厚宣先生的英名和业绩将与甲文同在！”

施宣圆：“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考古学家，他是本报（文汇报）的老作者和老读者，曾多次来信来稿支持和关心本报的《学林》专刊。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学术界的一大损失，特此致以深切的哀悼。”

赖明德：“胡先生于1993、1994年蒞台，均曾至本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做专题演讲，学术交流，情谊感人。今老成凋逝，大雅云亡，天地共痛，学界同悲。限于海峡阻隔，未能亲至八宝山拈香，特此驰电致哀。”

李昶甫：“厚老于殷商史、甲骨学的研究业绩，足以名山不朽，唯学界於今痛失可敬长者，实无可弥补之损失。”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杜正胜所长：“惊闻胡厚宣教授凶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咸感震悼。厚宣先生终生劬学，甲骨学及商史造诣，久已誉满学林，望重中外，信必在学术史中佔一重要地位。正胜谨代表史语所同仁致悼，并请节哀。”

中华两岸文化统合研究会理事长龚鹏程及全体理监事：“胡先生为我国重要古文字学家，毕生致力历史、文化之研究，成就为世人所钦，教诲、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海内交誉。今大道云亡，梁木顿坏，晚生后学，无所仰止，敬致哀悃。”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韩伟率全体员工：“先生毕生致力于殷商史研究、为甲骨学走向世界鞠躬尽瘁！我们两代人深受先生教益，如今再难聆听教诲，痛楚逾恒之情，自不待言。先生不幸离去，是全国学术界一大损失，但先生所建树的事业是不朽的。”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文字研究室：“胡老是继四堂之后甲骨学界第一人，他的学问和人品教育了几代人，他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甲骨语言研究中心：“先生为著名甲骨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我院中文系名誉教授、甲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为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我院中文系和甲骨语言研究中心的建设作出了指导和贡献。今特致电敬向胡先生表示哀悼。”

山东古文字研究会：“先生乃学界巨擘人所共仰，道德功业蜚声中外，超迈前贤后罕